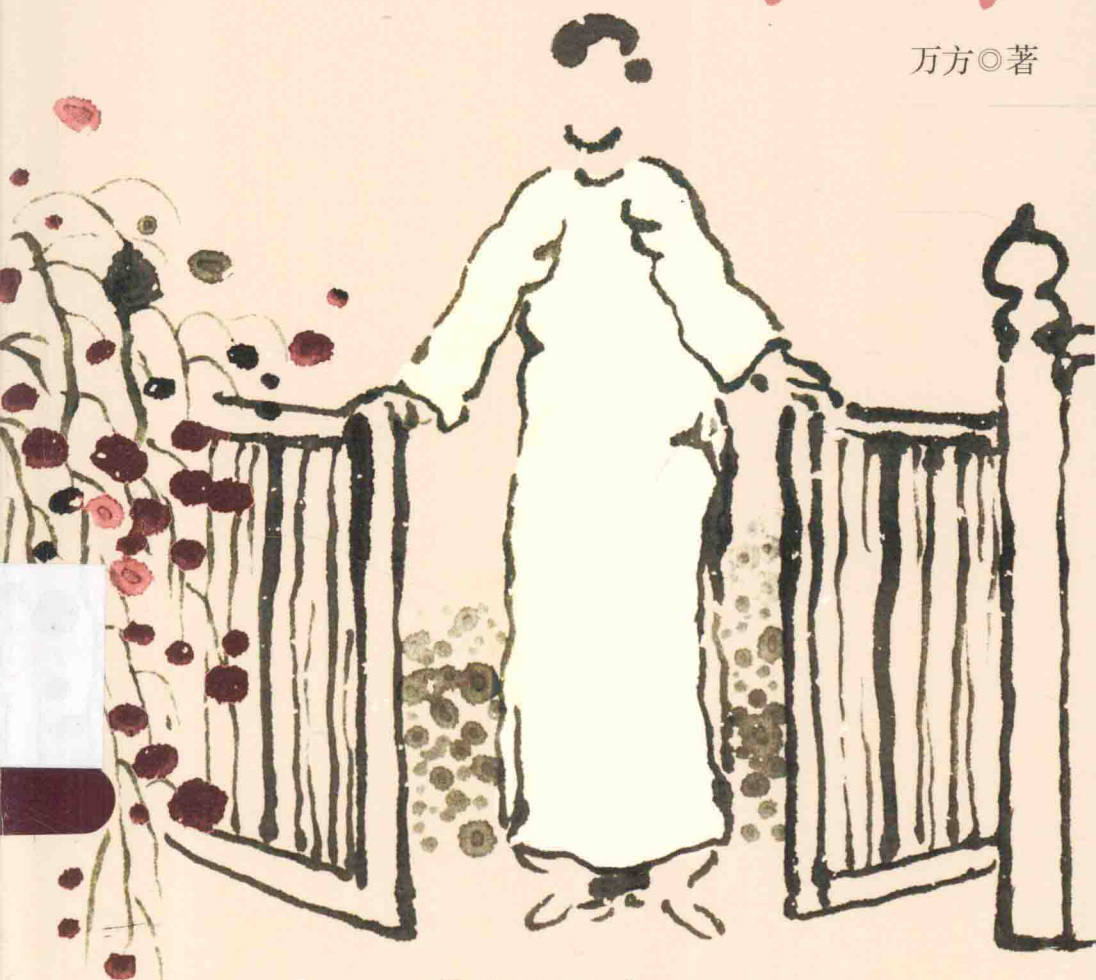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人梨香

万方◎著

我的一生有噩梦、有美梦
梨香是我的一场美梦

《空镜子》作者万方最新力作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我的一生有噩梦、有美梦
梨香是我的一场美梦

女人 梨香

万方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人梨香 / 万方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4.10
ISBN 978-7-5008-5942-0

I. ①女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40867号

女人梨香
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董 虹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栾征宇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(010) 62005039 (营销出版部)
(010) 82075934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170千字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8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卷一 女人梨香 1

卷二 女人黑宝 65

卷三 玉蟾蜍 101

卷四 杀 人 145

女人梨香

范阿姨，范梨香，一生中有一个词从来没有从嘴里说过：爱情。

—

四月，马路上刮着强劲的春风，范阿姨提着满满的菜篮子往家走，风一股往东一股往南，没头没脑，挟带着细小的沙砾，刮得她睁不开眼。她走得很慢，头发全乱了。街边小花园，一个男人坐在长椅上看报纸，瘦削，头发灰白，身穿米色风衣。报纸像挣扎的大鸟，哗啦啦扇动翅膀，要飞走。结果“忽”地真飞了，就是说，报纸被一股强风猛然掠去，扑向范阿姨，突如其来地兜住她的脑袋。

范阿姨一阵慌乱，用手乱抓。男人远远看到觉得好笑，随即就笑不出了，胸口微微抽紧，天哪，那不就是她吗，他要等的人。

“梨香，梨香吗……”他喊着走上前，“你家主人说你买菜去了，我出来在这里等，你好不好？”

范阿姨一手提着菜篮另一只手抓着报纸，意外地相逢让她困惑不

解，慢慢缓过神，眼睛惊愕发亮：“是你，陆先生……”

“是，是我呀，我来看你。”陆伯南不由向矮小的范阿姨俯下身，回答。

“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”范阿姨真想知道。陆先生笑了，“很简单，想找，就能找到。”范阿姨也笑了，“你本事真大。”

那天他们站在春风里，头发被吹得乱蓬蓬。行人熙攘，嫩芽从伸向天空的树枝上悄悄冒出来，地球转动着，与每天没有一丝不同。

二

水，使这块土地晶莹闪烁。湖泊在阳光下闪耀着大片的白光，数不清的一线线一圈圈的闪光散落乡野，是小河或水塘，更加细碎的闪光是稻田，遍布大地，水牛沉重而缓慢地在田间跋涉，扭动的脊背亮光闪闪。

范家世代居住在西塘镇，十多亩水田，五间房子，雇着两个长工。三个姐妹之后终于有了弟弟，一个月五斗米为儿子雇了奶娘。奶娘的紫色奶头大如梅子，范梨香看着弟弟的小嘴吃力吸吮，在心里暗暗为弟弟使劲。

大姐六岁死于天花。梨香和二姐在水塘边玩耍，掉进水中，一个被救起，一个淹死。梨香是幸存者。长到八岁，一天家里来了几个客人，挑来八担花生，又叫长生果，放在堂屋，再掏出一摞白花花大洋摆到桌上。娘在灶堂间煮水扑蛋，笑着端上来。小姑娘凑热闹站在门口张望，来人对她指指点点，羞得她脸红逃跑。第二天爹吩

附长工把客人挑来的长生果又挑回去两担，算作回礼，就此定下小姑娘的终身。

当年曹丝娘生下女儿是在三月末，桃花刚谢，梨花正开，当过教书先生的祖父给孙女起名梨香，很美的名字。祖父个子高大，身穿长衫，人人见面都称他先生。在学堂教书时手握戒尺，爱听戒尺嗖嗖挥舞的声音。后来教孙女认字，范梨香的小手时常肿得像粽子，越是害怕越记不住。

两个女儿的丧生让曹丝娘流了太多眼泪，导致眼睛终日酸涩，并常遭头疼折磨。终于给范家生出儿子让她感觉大功告成，卸下重担后的身子总是懒洋洋，日趋丰腴。父亲范炳三开着猪行，农人养猪的饲料、稻谷由他供给，猪长大了却不卖给他，而是卖给出价更高的人，整日忙着四处要账。女儿渐渐接下妈妈的担子操持家务，屋里屋外收拾打扫，洗衣做饭，再给长工做三顿饭。最怕的是洗衣服，水下沉溺的经历让范梨香对水恐惧，硬着头皮往河塘走，边走边掉眼泪。

过节时村上来了戏班子，热热闹闹搭起戏台。姑娘们躲在屋里忙着照镜子，涂脂抹粉。曹丝娘守着梳妆匣不许女儿碰，一晚上四出戏只允许女儿看一出就回家，道理是定了亲的姑娘少抛头露面。早有风言风语刮进耳朵，范家的梨香不用打扮，十足的美人胚子，抹了灶灰也好看。戏班的人见到她也不由逗趣：这小姑娘真是漂亮，跟我们走，做戏去吧。此类流言令曹丝娘不安、不悦，她以千年不变的眼光看世界，衡量好女人坏女人，一辈子只担心一件事，女人

的名节。信念之坚定可用磐石比喻。

上坞的谭家有田上百亩，楼房一座，门前立着的石狮子经岁月浸润乌溜溜发亮。独子阿宝六岁时大病一场，病愈后眼睛看东西模糊，逐渐灰蒙一片，直至黑暗彻底降临，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。谭家挑来长生果，送来大洋，与范家结亲，这让范炳三满心得意，然而对未来新郎的视力问题他并不知情，等知道了一切已定，想想无可奈何，作罢。

八岁的梨香懵懂无知，觉得定亲和过年差不多，是件遥远而令人期待的事。一天天长大，开始照镜子，喜爱对镜梳妆，不由被镜子里的人吸引，总想多看几眼，镜中人下颏尖尖，一双眼睛弯弯如月牙，浓密黑发三拧两拧结成粗粗的大辫子，甩到身后，刘海齐齐遮住眉毛。

“梨香，梨香，”有谁轻声唤她，“你真好看，让人怎么也看不够。”身后模模糊糊显出一人影，想看清楚却不可能。“你脸红什么，别不好意思，是我。”

“你、你是谁？”

“你不认识我，我是你丈夫，你是我的女人。”

“妈呀，羞死人了。”镜子“啪”地扣到桌上。

“好好，我不说，再不说了，我会等着你。”

镜子悄悄翻转过来，窗外的蓝天一闪而过，鸟儿在墙头啁啾。

纸包不住火。快过年时范炳三让女儿到镇上的肉铺要账，伙计孙麻子站在案板前给猪只剔骨，利刀沿隐秘缝隙划开，再割下整条粉嫩里脊，摔到案板上。见范梨香进门，嘻嘻笑道，“哎哟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，仙女下凡啦！”

老板去了茅厕，梨香等他回来。

孙麻子拿起手边烟袋点上，深吸两口，话语随烟雾从口中冒出，“老天爷真是不公道，明明长着一副天仙模样，偏要给一个看不见的人，要我说不如给他个歪嘴斜眼的丑八怪，还不是一样。”

好久以来范梨香只觉得头上蒙着一块黑布，懵里懵懂。那些旁敲侧击，闪烁其词，隐藏着秘密，而又津津乐道，让她饱受疑心之苦。

“孙麻子，你说谁看不见，你说清楚。”

“谁？你问我是谁？我怎么知道是谁，哈哈哈哈……”开心大笑。

范梨香胸口一阵憋闷，眼前泛起层层波光。姑娘的眼泪触动了男人心，孙麻子止住笑，长叹一声，“唉，我是劝过你爹的，不该呀，好好的姑娘给瞎子做老婆，真作孽！”

瞎子？！天爷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！

梨香抽噎着往家跑，回家后扑到桌子上大哭。曹丝娘被惊动，问女儿怎么了，受了欺负还是别的，得不到回答满心恼火，欲发作，转念之间猜中了缘由。

“哭什么嘛，我讲给你听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你男人家有钱，又是独子，你嫁过去不会吃亏的。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鼻涕眼泪齐下堵住喉咙，拼命吞咽才免于窒息，

“我不要嫁给瞎子!”囡囡喊出一句，转而扑到床上悲痛号啕。

看女儿浑身哆嗦不止，曹丝娘又急又气，跺脚，“说什么不要，你是谭家的人，不要只有去死。”

晚饭是曹丝娘做的，女儿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不起身，饭也不吃。早料到会有这天，随她哭吧，又哭不死人。

范梨香不再照镜子，头也懒得梳，胸口上时刻压着块大石头，感觉憋闷，要用大力量吸几口气才好一点儿。去河塘边洗衣服，荡漾的水波令人眩晕，想象自己一头栽入水中的景象，不由神往。

“梨香，梨香……”那声音又在叫她，她泪眼蒙眬，“不要信他们，他们骗人，你那么好看，我要好好地看你，怎么会看不见。”

夜晚躺在黑暗里，心底有一个声音喃喃不休，和菩萨说话，求菩萨保佑，保佑自己是被骗了，将来的那个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爹娘是亲生的爹娘，总是疼她的，总不会害她。

暗夜，梨花的白影子一团团静止不动。

闲言碎语像风在街面上刮来刮去。看范家女儿眼睛哭得红肿，未卜的命运实在吊人胃口。肉铺，孙麻子蹙眉摇头，嘴巴咂得吱吱响：“好好的姑娘，这一世可苦喽，天下哪有这样的爹哟。”酒馆里，杂货铺老板和范炳三同桌喝酒，细声细气嗔怪：“你呀，少见这么糊涂的人，闺女又不是断手断脚，干吗非给个瞎子做老婆，你就忍心？”

范炳三垂头丧气，“又能有什么办法嘛。”

“退，退了吧。”

不断的劝说让范炳三心里沉甸甸的，回到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曹丝娘明察秋毫，质问他盘算什么，久久沉吟后终于开口：“不然，就把婚退了吧。”

霎时，女人眉头拧起，强压住火气，“我问你哪来的钱，要退得退百十块，够他们弄个媳妇才成。你拿得出？”

“不行就卖几亩田。”范炳三咬咬牙。

女人声音陡然提高八度：“昏了头呀你！退了婚就成破烂脏货，谁还要她！”

“我是想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，想什么都没有用，晚啦。”

丈夫虽不再吭气，但说过的话却像在曹丝娘心上扎了一根刺，不知怎样才能彻底拔除，想想干脆去禀告公公。范老先生面如铁板，背手踱步，走着走着抬脚踢翻近旁的板凳，吓得曹丝娘一哆嗦。

“爹……”

“闭嘴，出去。”

曹丝娘退了出去，心中忐忑。

午后，范炳三办完事回到家，女儿赶紧给爹爹打水洗脸。

“炳三，炳三！”屋内传来祖父直通通的呼喊。范炳三丢下毛巾，一边应着一边走进爹的屋里。梨香把毛巾搓了晾起来，把盆里的水倒掉，忽听身后有奇异响动，扭头看见爹爹从屋内踉跄冲出，几乎

跌倒，爷爷挥舞着扁担，一下砸中门框，又一下砸中地面，范炳三左突右闪，蹿出院门不见踪影，爷爷紧追不舍，也随之消失。

那日多少人在街上看到热闹的一幕，儿子在前方奔蹿，范老先生气喘吁吁在身后咆哮，“糊涂虫，你个昏了头的，看我不敲破你脑壳，让你作死！”扁担是放大的戒尺，追逐着犯错的儿子，非要落到他头上不可。

范炳三两天没有回家。曹丝娘找到他，告诉他爹已消了气，没事儿了，女儿的婚事不可更改，不许再提一句，听清没有？范炳三松了口气，缓缓点头。事实有目共睹，不是他当爹的心狠，他实在没有办法。

三

范阿姨在衣兜里摸钥匙，左摸右摸没有，不由自责地咕哝：“咦，该死了，哪儿去了……”

“不要急，慢慢找。”陆伯南说。范阿姨感激地看看他，把口袋再摸一遍，终于还是没有，只得敲门，却没有人来开门。家里人都出去了。

“这可怎么好呀。”汗珠顺着额角淌下。

“没关系，那就等一等，总会有人回来的，对吧。”

“是，是，可你……”

“我没事，我就是来看你的，这不是已经看到，目的达到了。”陆伯南的语气轻松、温和，没有一点儿压力，把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

锁得严严的。

范阿姨望了望站在面前的男人，再次恍惚起来，怎么是他，他怎么会出现？真希望有人能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儿，可没有。

“陆记缫丝厂”的少爷乌黑铮亮的头发中分，瘦长脸，薄嘴唇，笑起来嘴角歪向一边，微显俏皮，爱到厂里兜兜转转。那天范梨香站在厂门口，想进而又不敢进，怯生生的样子正好被他看到。

“你从哪来？”陆伯南问。

回话声赛过蚊子：“乡下。”

“乡下？哪里的乡下？”

“西塘镇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梨香只得再说一遍。

“哦，倒没听说过。想要进厂做工？”

“是来找人，找我二姑。”

二姑范宝珠，缫丝厂伙房的管事。早年嫁到城里，婚后一年间丈夫暴病去世，进厂做工自己养活自己，从此再没有结婚。在家时曾搂着小梨香哄她入睡，进城后时而会买块布料托人给侄女带去。那年范炳三到城里看望妹妹，带了乡下土产也带上了女儿。看着出落成姑娘的梨香，范宝珠惊喜地瞪大眼睛，“哎哟，这是哪一个哟？哪幅画里下来的佳人，都认不出喽。”

带侄女去照相馆拍了照，是梨香今生的头一张照片，身上穿着二

姑的粉色旗袍，长及脚面，额前刘海用火钳夹过，曲曲弯弯，表情虽呆滞，难掩少女特有的清纯。照片被梨香珍藏，此次离家逃婚也没有忘记带上它。

陆少爷带着西塘镇来的姑娘去伙房找她的二姑，姑娘一路低着头，紧盯脚面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陆伯南问。梨香抬起头朝问话的人望了一眼，眼睛因紧张羞涩而水汪汪的，“范梨香。”

这一眼，就这一眼，陆伯南瞬间想到一个词：“可爱”。是的，可爱，有人创造出这个词必定是见到如此惹人怜惜的脸庞和表情，必定的。

而一路的逃跑是怎样惶恐紧张啊！当梨香终于看到二姑范宝珠时，眼泪顷刻间涌上来堵住喉咙，只叫了一声“二姑”就再也说不出话。门刚刚在身后关上就扑进二姑怀里哭起来，哭得止不住，头脑因哭泣而盲目，忘掉了一切。范宝珠受到感染也哭了，过了一会儿止住眼泪，看清了眼前的形势，父亲再凶也管不到自己头上，嫂子更是不必怕，生活早已脱离了家乡的轨道，让她感到自己的硬气。

“不哭了，不要再哭，他们不能把你抓回去，你就和我在一起，不用怕的。”

晚上和二姑睡在一张床上，听着身边均匀的鼾声，梨香心想：也许吧，也许闭上眼睛事情就能过去，永远不会看到那个人，那个瞎眼的人……想着想着她睡着了。

梨香被安排到伙房打下手，淘米洗菜是她做惯了的，只是量大得

吓人，要管女工们两百多张嘴。一种过新生活的感觉让她干活时浑身是劲，笑容明媚而毫不知觉。

陆少爷到饭堂来吃饭，一边用目光寻找梨香。他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招呼她到面前，和她说话，可他却没有这样做，宁愿远远观望，看她干活的灵巧样子，眼里流动着笑意，一旦发觉自己被注视则像受惊的小兽，手足无措，甚至扔下手里的活逃走，躲起来。每看到这一幕陆伯南不由开心偷笑。

这很像做游戏，然而并不是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吸引。年轻人被这个乡下姑娘的模样、身姿、一颦一笑迷住，他已经知道了她的事，为了逃婚跑出来，同情和爱怜在心中泛滥。

而范梨香那边呢，早晨照镜子梳头时感觉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，让她有点儿害怕，却不知道怕什么。难道怕的是他吗？“他”这个字眼冒出来惊得心“咚咚”乱跳。

晚上范宝珠坐在床旁缝衣服，慢悠悠一针一线，不时瞟瞟梨香：“哎，我说，照够了没有？照够了跟你说件事。”梨香脸红了，离开镜子，“后天休息，咱们去逛梅园，陆少爷也去。”

天哪，梅园！陆少爷！！

梨香穿了一件月白褂子，黑绸裤，发硬的大辫子在背后直立，因为辫时太用力的缘故。她人也发硬，不自在，嘴巴像被什么黏住了，张不开，耳朵里飞进小蜜蜂，嗡嗡作响。

“你怎么，不舒服吗？”陆伯南有所感觉，柔声问。